

# 中副選集

第二十一輯

刊副央中



中央  
副刊



# 中副選集

第二十一輯

定價：新台幣八十五元

出版者：中央日報社

發行人：潘煥如

昆陵

地址：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83號

劃撥帳號：一二一〇二〇號

印刷者：中興印刷廠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九月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六〇三號

(本書如有缺頁、倒裝，請寄回調換)

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

中副選集

第二十一輯



# 序

曹聖芬

民國五十年六月，筆者承乏中央日報，請孫如陵兄來主編副刊。當時中央日報有兩個副刊：一個是衆所週知的中央副刊，另一個則是「綜合副刊」。當初設計的時候，綜副的內容原以知識、趣味為主，不過幾個月之後，中副與綜副的內容漸漸地重複起來，性質既然分不清楚，那又何必掛着兩塊不同的招牌呢？因此我們作了第一個決定，取消綜合副刊，將中副版面擴大一倍，每天十六批。

十六批的地位，除去標題空白外，每天大約要容納一萬二千到四千字，究竟刊登一些什麼文章呢？這是我們要研究的第二個問題。副刊的任務，當然在滿足讀者娛樂性的要求。假如我們蒐羅古今中外的趣味性的文字，辦成一個萬花筒似的副刊，似乎也可以適應各種不同口胃的讀者。但讀者從這種文字中所獲的滿足，祇是暫時的，表面的，像賓朋雜述的場合，聽到一個笑話而已。要使讀者在滿足之後還能有些回味，在欣賞之後還可能得到一些啓示，那就莫過於以文藝為主，偶然插入幾篇啓發思想的文字。也不必嚴格規定什麼比例，祇要發

表的文章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就行了。

就在這一簡單的構想之下，中副開始了它的新面目。承海內外作者的熱愛，惠賜鴻文，字數當以億計。但發表出來的不到十分之一。作者和讀者不免要問：中副編者天天珠玉滿前，究竟憑什麼標準，來定其取捨呢？

我們的標準很簡單，我們沒有偶像觀念，我們割斷了人情的困擾，我們祇是以文論文。中副編者被人指爲「六親不認，鐵面無私」。雖然有些過分，但也頗近事實；我們選擇文章，不以作者的地位、編者的好惡爲根據，儘可能以文章的好壞爲標準；縱使仍有取捨失當之處，編者自信是問心無愧的。因此，在中副的園地裏，成名的作者固有，而無名的作者更多。作品被發表了的對編者不必感謝，那是他們自己的心血發出來的光和熱；反之，作品被退回的也希望他們對編者的一片愚忱，能曲予諒諒。

其次，談到作品的內容，我們也有一個比較抽象的標準：便是「中正和平，樂觀奮鬥」。辦副刊並非傳道，自不必每篇文章都非「載道」不可；我們也不反對文學應該反映現實；離開了現實，便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但社會現象有黑暗也有光明，假如作品所反映的只是荒淫無恥，猜疑怨毒，則無疑的將失之偏頗。而且文藝作品之有無價值，就看它是否能爲現

社會提供較高的境界，發生鼓舞人心的作用？我們引以爲慰的是中副的這一標準過去雖未公開，但所收到的絕大多數的稿件，內容上却與之暗合，這使編者獲得極大的鼓勵，也說明了我們這個社會是一個和諧的、向上的、朝氣蓬勃的社會。

在中副選集出版的前夕，筆者把中副的編輯方針作一個簡單的說明，當作序言，希望作者和讀者不吝指教。



# 中副選集 第二十一輯目錄

序	曹聖芬
旗手	陳幸蕙
永懷大伯父	于德蘭
星星之火	保真
最後的將軍	魯肇煌
廁所與民情	季光容
巴黎弭亂記	段茂瀾
養蜂記	曾慶鐘

(82) (73) (63) (52) (43) (28) (11) (3)

愛的考驗

林慧

永恒的鬥士

尹駿

誰入地獄

余霖

涉目而成趣

余燦

中央圖書館印象記

亦耕

母與子

趙淑俠

春江水暖

白靈

門裏門外

任安蓀

生命之愛

陳韻琳

考驗

鄭慶慈

求婚

張惠信

226

211

202

194

166

127

123

117

107

99

91

笑話閒話	泊 靜							
愛爾蘭笑話的啓示	鄭麗園							
適應現時代的成敗觀	方光珞							
從文化社會學談保存古蹟	龍寶麒							
索忍尼辛與道德勇氣								
淺談噬菌體	劉沙林							
談評分								
有根的文學	洪美惠							
聖艾克徐貝利	薩孟武							
法國文壇上的一顆流星	戴維揚							
胡品清								
294	286	281	275	271	265	261	257	252

中國哲學的現代化與世界化  
也談「中國哲學的現代化與世界化」

成中英  
李紹崑  
312 303

# 旗 手

陳幸蕙

## 一

「一年四班魯台生，大掃除完畢後，到訓導處來。……一年四班魯台生，大掃除……」

當上學期結業式典禮完畢，我衝進教室把書包夾在腋下，想偷偷逃避學期中最後一次的掃除工作時，訓育組長從俯瞰全校的擴音器裏喊出了我的名字。

我只好把剛跨出教室門口的前腳收回，很不情願地放下書包，心想：訓育組長真是我的剋星！三天兩頭就找我到訓導處；我藏在書包夾層裏的香煙也逃不過他的眼睛，偶爾到西門町那家電動玩具店去痛快玩一次，却總碰上他例行的「校外巡查」；上學期第二次月考考「健康教育」，我偷偷抄了幾張小紙條作弊，連監考老師都沒發現，却被他躡手躡腳從後面走過來逮個正著。進國中讀了一年，什麼收穫也沒有，倒是一連被記了一個大過、兩次小過，還有數不清的警告，真邪門！這回又找我來，誰知道會有什麼好事？莫非我上個禮拜遺失的

公車票被人檢了送回訓導處？學校規定掉一次車票記一個警告，掉學生證要記過，真是豈有此理！誰沒有粗心大意的時候？訓導處就會整人！訓育組長就會找我開刀，氣人！……

「魯台生！你還沒有擦氣窗！」

我才把書包放下，衛生股長一下子就衝著我喊。別看他那麼瘦瘦小小的個兒，鼻樑上還架著一副近視眼鏡，眼睛可尖得很呢！做起事來也有板有眼的，級任導師在班會課上總是誇他「負責認真」，哼！負責認真有什麼用？不會吃、不會玩，只會讀書、挑值日生的毛病，站起來還不到我肩膀呢！哼！

我沒好氣地到教室後面的三角櫃裏，拿出一條乾抹布，站到窗檻上，沒精打采地擦著。全班同學就數我最高了，所以擦氣窗的工作就自然而然落在我頭上。記得訓育組長以前常喜歡這樣說我：

「魯台生，你啊！發育好，體格棒，才國中一年級就一百七十四公分了，只可惜心智不成熟，不能分辨是非善惡，實在還有待磨鍊、磨鍊！」

——哼，磨鍊什麼嘛，難道你還把我磨鍊得不够？

我胡亂地把氣窗隨便擦拭幾下，跳下來，看看還有許多污垢，我真懶得爬上去再擦。什

麼氣窗！就是叫人生氣的窗。可是其他同學怎麼那麼有耐心呢？猛對著玻璃呵出一團團水霧一樣的氣來，然後偏著頭好起勁地擦著，真想不通他們，就像他們想不通我，不太願意和個子高他們一大截、功課也差他們一大截的我在一起一樣。

唉，想想也真傷心，從小學開始——不，從幼稚園時代起，由於塊頭兒大，我就一直希望自已能當個英雄人物，可是因為功課不好，又常觸犯校規，總是不太有人尊重我、看得起我；說來我也蠻孤獨的。我只好和××國中的林旺龍他們在一起。他們的個子和我差不多高、身體也和我差不多棒，可是他們都好具英雄氣概啊！走到哪兒，哪兒的國中生就怕他們，真威風！我去冰店溜達，去電動玩具店、彈子房鬼混，都是他們帶我去的。林旺龍還有好多花招哪！有一次，我看到他從書包裏掏出一柄小刀，只要一按刀柄上的鈕，雪亮的刀子就像彈簧一樣飛跳出來。我會抽香烟，就是林旺龍教的。可是，老實說，那種東西好嗆人，我總學不會從鼻孔直噴出烟來，每次都惹得他們大笑，說我好嫩！哼，我堂堂魯台生也是要做英雄人物的，怎麼能被人說嫩？太丟臉了，我一定要回去好好練習練習。想起書包裏還有半包長壽牌香煙，够我抽上好一陣子了，我就忍不住笑起來。

「魯台生！擦好沒有？」

是班導師的聲音，糟糕，好多同學都通過檢查回家去了，只有我那幾扇氣窗，污垢還是粘在那裏，真沒辦法，我也只好對著窗子呵氣，猛擦猛擦。班導師就站在下面看。他是我的第二個剋星，教我們數學，很年輕，可是，有時候好兇！

「嗯，好了，魯台生，可以了，今天你擦得不錯！」難得班導師這樣稱讚我，我假裝不在乎他的口頭嘉獎，其實心裏很高興地跳下來，跑到最後一個座位拿書包，然後規規矩矩背在肩上（不敢夾在腋下），向他敬了個禮，便趕快跑出教室。

我來到訓導處門口。這是我最怕來却偏偏是最常來的地方；不過，每一次來這兒可都不是我願意的。我注意到已經打掃好的訓導處裏，大部分的老師都走光了，平常堆積如山的週記、學生作業、小考考卷和卷宗之類的東西，也都收拾得一乾二淨，學期結束的意味很濃；訓育組長正低頭在寫什麼東西，我站在門口喊了一聲：

「報告！」  
「進來！」

訓育組長很有威嚴地說。訓育組長林老師教我們童子軍的課程，聽說他是師大畢業的。平常我上別的老師的課，最愛睡大頭覺或是看武俠小說，可是只有數學課和童軍課不敢；尤

其童軍課，我都正襟危坐，因爲林老師老愛找我問問題，或叫我到講臺上去示範一些動作。我來到他的桌前，像老鼠遇到了貓，乖乖地，立正站好。

訓育組長一邊兒收東西，一邊兒對我說：

「一年級過去了，魯台生，這學年你的表現可不太好……」

唉！我早就知道沒好事，果然，他一見了我的面，就數落我的不是。

「……你人很聰明，身體又好，只可惜不肯把精力放在功課上，真可惜啊！……希望下學期你的違規記錄能減至最低，最好不要再觸犯校規了，好不好？」

我發現當訓育組長問我「好不好」的時候，神色很和緩，像個爸爸，像個哥哥也像個朋友，我忍不住點頭說「好」，同時大膽地看了他一眼，發現他鏡片後的兩道目光並不兇，反而很有人情味嘛！

「知道老師爲什麼叫你來嗎？」訓育組長問。

我搖搖頭。

「下學期你就二年級了，訓導處打算在未來的一學年裏派你擔任旗手，負責升降旗……」哇！好棒！還沒等他把話說完，我就在心底叫了起來。可是差不多同時，我又覺得有點